

以史立信 以情动人

——评徐锦庚长篇报告文学《英雄山》



沈长根

漏夜阅读了上月刚由新华出版社和济南出版社联合重磅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英雄山》。这部50余万字的厚重之作，由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鲁迅文学奖得主徐锦庚倾情奉献。

英雄山，这座由毛泽东主席命名的大山，不仅是山东济南市的地理高点，更是齐鲁大地的红色精神坐标——包括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在内的1500多位革命先烈，长眠于英雄山苍松翠柏之下，成为山东济南最深刻

的记忆图腾。

掩卷而思，《英雄山》全景式展示了革命战争年代山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觉醒、抗争到解放的历程，既是对中共山东早期党史的深情回溯，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如何还原七八十年前长眠于英雄山的一个个英雄的真实形象？徐锦庚曾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刊登的《报告文学创作要接地气树正气有人气》一文中指出：“报告文学是混血儿，母本是新闻（通讯），父本是小说。它兼具通讯的新闻性和真实性，更注重形象刻画和细节描写。”《英雄山》便是徐锦庚这一创作理念的又一生动实践。拜读《英雄山》，通篇可见徐锦庚以记者“铁脚板”的硬功夫，重走山东红色之路、深入采访英雄们生前身后事的一串串足迹。全书以英雄们的大量书信、档案、历史事件、时代背景和100幅珍贵历史图片为基础，以他们的生命轨迹为主线，还原了英雄们在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斗争中一幕幕令人信服的历史场景。《英雄山》以史立信，读来令人

信服。

生命轨迹只是埋在历史尘埃中的一条线，如何让这条线变成英雄们行进在革命斗争道路上的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作为“记者作家”的徐锦庚，恰如其分地运用文学手段，以精练灵动的语言，对英雄们进行了细致的形象刻画和入微的细节描写。如参加中共一大时，改名为尽美的王尽美，誓为崇高理想献身，“尽善尽美唯解放”，奔走各地演讲，领导山海关工人大罢工，尽显“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战斗精神；邓恩铭三次被捕，在狱中以镣铐作笔给母亲写下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彰显赤子忠魂；刘谦初临危受命，伉俪狱中相见，他鼓励妻子“葵藿有心终向阳”，自己始终视死如归；张英奉周恩来之命虎口除奸，刺杀叛徒；赵健民千里寻党，赤胆忠心……作者还塑造了卧牛寨十五壮士的群体英雄形象，他们为掩护战友突围，坚守阵地，奋勇杀敌，陷入重围后，以“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英雄气概，集体跳崖殉国，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的壮歌。

■ 阅读家 精神富有 阅读先行 ■

■ 宁波好书

远方、星空及时间的诗句

——读黄岚《天荒坪上看星星》



徐海蛟

四年前，黄岚来我办公室，进门后，从包里掏出一本书放在我的桌上。那是她的第一本集子《诗心游踪》，我捧起书浏览了几页，发现里头竟然收录了多首古诗诗。往下聊，才知道黄岚深爱古诗词，并沉迷于格律和对仗，她是中国楹联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于是乎，心里有了一个印象，这位无意间进到我办公室的作者，是一个传统而古典的人。

确实，黄岚的文字是有点来处的。这个来处，既是悠远丰厚的

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也是与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直到今年早春，黄岚将她的新书稿《天荒坪上看星星》送到我案头，在这部驳杂的散文随笔集中，我仍然能够读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印记。《天荒坪上看星星》里收录最多的是行旅散文，黄岚的行旅散文保留了强烈的自我旨趣，这种旨趣首先就是我说中国文化的审美和意趣。黄岚每到一个地方，关注的不仅是眼睛可见的风景，还有风景背后的东西。她写《驻望慈城千百年》，从时间纵深处落笔，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开始追溯，写到三国时的慈城望族冯氏，写到唐代第一任慈溪县令房瑄，写到鸦片战争时期朱贵将军及部下抗击入侵的英军而英勇就义，最后又将关注点落到慈城的民权、民生、民族路上，从而写到浪漫主义的革命家应修人……这样一来，这座千年古城就在她的笔下丰富、厚实起来，既有有横的地域感，又有有纵的时间感，还有了纵横交错的历史感。

在《寻梦河南河北记》中，黄岚的笔触从郑州开始，写到洛阳，写到开封，写到安阳，继而前往3000年前的古城邯郸，一

路写来，历史的烟云弥漫于读者面前。每到一处，她都关注一座城市的来处，关注它在遥远的过去经历了什么。在她笔下，历史掌故如数家珍，她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又一个人文与历史的坐标。

大到一座城，小到一株植物，她都没有放弃对来处的追索。她去秋天的植物园，遇到了茱萸，于是等待茱萸变红成了心头一桩要事。“我急切地想知道，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的茱萸是哪一种？”因为按照植物学的提示，茱萸分为山茱萸、吴茱萸、食茱萸。之后，她发现自己猜测“诗中的茱萸是山茱萸”的观点可能是错的，“后据有关植物学家推测，从芳香性上推知吴茱萸大概率就是王维诗中这种辟邪的茱萸”。

我们常常说文如其人，读黄岚的文章，你能够感觉到她是一个特别热爱知识和学习的人，她的文本不仅仅向我们展示历史的源远流长，展示事物背后的典故传说，还不断地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和认知。我时常觉得，散文随笔的写作，若总是专注于个人小情小调是没有太大出路的，重要的是经过学习和钻研之后，为读者打开新的天地，提供更开阔的见识，这大概

是散文随笔写作的一条出路。读黄岚的《天荒坪上看星星》，你也能深切感受到一个作家的热爱，除了热爱知识、热爱学习，她同样热爱自然。她关注那些历史深处的人物，关注他们在关键时刻的生命抉择。她也用自己的笔赞美人间真情，书写那些因为命运而终究相互错失的爱情。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头上灿烂的星空和心中崇高的道德律。”黄岚就是这样努力地践行着康德的心头之爱。她常常在大地上行走，也常常仰望星空。她是浙江省天文学会的会员，“看星星”大概已经成了分内的事情。辽阔深邃的星空，带给人类无尽遐想，让个体生命既感渺小，又觉得宇宙永恒而无穷。在这本书中，读者会遇到一个痴迷于“天象”的作者，观星、望月、摄日出、看月全食……这部分的文字展示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旨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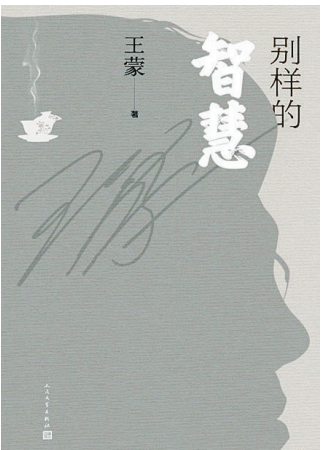
《天荒坪上看星星》是一本驳杂而丰富的书，它有着浓郁的历史感，也有着一个生命对远方与星空的期盼，同时，也承载了作者自身的丰富性。

是散文随笔写作的一条出路。

读黄岚的《天荒坪上看星星》，你也能深切感受到一个作家的热爱，除了热爱知识、热爱学习，她同样热爱自然。她关注那些历史深处的人物，关注他们在关键时刻的生命抉择。她也用自己的笔赞美人间真情，书写那些因为命运而终究相互错失的爱情。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头上灿烂的星空和心中崇高的道德律。”黄岚就是这样努力地践行着康德的心头之爱。她常常在大地上行走，也常常仰望星空。她是浙江省天文学会的会员，“看星星”大概已经成了分内的事情。辽阔深邃的星空，带给人类无尽遐想，让个体生命既感渺小，又觉得宇宙永恒而无穷。在这本书中，读者会遇到一个痴迷于“天象”的作者，观星、望月、摄日出、看月全食……这部分的文字展示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旨趣。

《天荒坪上看星星》是一本驳杂而丰富的书，它有着浓郁的历史感，也有着一个生命对远方与星空的期盼，同时，也承载了作者自身的丰富性。



《别样的智慧》

作者 王 蒙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期 2025年5月

在中国当代文坛，王蒙先生堪称大师级的传奇人物。今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散文集《别样的智慧》，收入王蒙先生散文随笔近作40余篇。文章清新典雅、含蓄流畅，通过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探寻别样的智慧。

本书的主题涵盖旅行、忆旧、怀人、读书等方面，记录



《风把故乡吹远》

作者 刘亮程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日期 2025年8月

在《风把故乡吹远》一书中，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以41篇散文、3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他在梦中的记忆碎片，以曾经的那个自己、那个孩子的视角，重新行走在新疆的大地上。他写自己成长的村庄，写他老去的后父，写逃跑的马儿，写着门的狗，写一个人的出生，写一个人的死亡……在书末的访谈中，他将自己比作一条农村里的狗，“在长夜里，独自醒来，对月长吠”。

刘亮程擅长写落寞，他写



《二十一个汉字》

作者 何立文
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5年1月

“空不是虚无，是让风穿过指缝的勇气。”在《二十一个汉字》开篇《空》中，作者何立文以晾衣绳上晃动的白衬衫为引，将“空”字剖析为三重境界：少年的空是抽屉里未寄的信，中年的空是茶盏中沉淀的岁月，暮年的空是窗台上那株始终未开花的兰草。二十一个汉字，如二十一张切片，在文字构成的显微镜下，作者完成了对个体生命的全景式反刍。

书中最动人之处在于将日

了作者在各地行走时的所见所闻，抒发了对亲朋故旧的怀念之情，表达了对文学、文化的深刻思考。无论是故宫的上元胜景，还是故乡河北南皮的新景象，抑或到新疆伊犁河畔寻找石头花、江苏盐城探访九龙口福地，作者围绕地方特色，将景色、人物及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他感叹：“生活就是文化，地域就是景点，山坡就是舞台，人民就是主角，一举一动都是纪念，一声一息都是乡土中国。”王蒙先生交游广泛，在这本散文集中，我们能看到泰国诗琳通公主、萧殷、重庆炳、王昆、柳鸣九、管华诗、彭荆风等人的“身影”，通过文字，我们仿佛与这些名人进行了一场智慧的对话。

王蒙是一个“时时充满文学激情的写作者”，其作品不仅有对文学精神的追求，还有对民族文化的思考。王蒙先生认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石，对此怀有眷恋与忧思，他呼吁“请爱护我们的语言文字”“学好汉语，没有借口”。对于一些字词，如“妖蛾子”与“么蛾子”、“绕世界”与“绕是介”，作者进行了辨析，认为“有一些方言土语，有一些俗语歇后语，具有文化含量，通过想当然的注解与标准化，抹煞掉文化含量令人痛心。”

（推荐书友：戴骏华）

那个承载了唐家希望而出生的男孩唐八，却从未对其有过正面的描写，而是写他来到世间的盛大的欢迎仪式，写喧嚣的锣鼓将他从梦中唤醒；再以宁静的村庄里旁人的话语引出这个男孩的命运——“唐家的傻儿子昨晚死了，唐家人也没吭声，悄悄拉出去埋了。”读至此处，我不得不得感叹世事的无常，但世事无常并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所有内容，从锣鼓喧天到悄然无声，这落寞的寂静足以激发哲思。

刘亮程笔下的动物，总有一种近乎人性的灵性，令人恍惚之间竟无法判断他所写的究竟是人还是动物。他写一匹走失的马，写的是人与马付出同样沉重的劳动，但马终究要进到人的肚子里。而人吃了马肉、喝了马奶、穿上马皮做的靴子，竟隐约感到有匹马在体内奔跑，以异样的激情“撒点人的野和牢骚”。

我由衷地喜欢书中这句话：“风从不同方向来，人和草木，往哪边斜不由自主。能做到的只是在每一场风后，把自己扶直。”人生来是不由自己的，希望、命运、责任……这些沉甸甸的词汇，日复一日地将我们纳入名为“习惯”的体系之下；诗人们赞颂着胡杨的不畏风沙，作者知道，胡杨也会随着风沙而摇摆乃至匍匐，但当风沙吹尽，胡杨会再次将自己扶起，正如人明知会自己预定的前程在风过之后再度站起来。

（推荐书友：赵昱华）

常细节升华为哲思现场。《老》篇写父亲修钟表的背影，金属齿轮的咬合声里藏着时间齿痕；《因》篇则通过病房窗根的铁栅栏，写尽疾病对自由的“温柔囚禁”；每个看似普通的汉字，都深埋着不懈的思考与追问——“听”不是简单的声波接收，而是用心捕捉母亲煮粥时火候的细微变化；“望”也不是直白的视线投射，而是透过雨幕看对街老人踱步的孤独轨迹。

这些文字之所以动人，在于它们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当写到《你》时，作者的笔锋突然转向街角卖花的阿婆，在“你”的称谓里，陌生人成为生命共同体；而《他》篇中流浪猫的视角，则悄然完成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隐喻。这种叙事策略，使二十一个汉字超越了个人经验，成为解读人性密码的通用符号。

后现代散文常困于形式实验，而何立文以最朴素的汉字为舟，载着读者穿越生命的河流。每个字都像经过千锤百炼的铜镜，既映照出个体的生命痕迹，又折射出时代的集体记忆。这种“以小见大”的功力，恰如他在《碑》篇中写的瓷器修复术——破镜虽碎，却能照见更完整的月光。这或许就是何立文最深邃的隐喻：生命本身就就像一个不断被拆解又重构的汉字，而真正的智慧，在于懂得如何让每个笔画成为通向自由的桥梁。

（推荐书友：徐晨）

■ 锐观察

书当快意读易尽

痕墨

常有朋友说：“你读书速度好快，我们拍着马都赶不上。”这真是一种误解。然而要解释清楚，又不是一两句话的事儿。于是我也就礼貌地回以微笑——自己也不知道，这微笑到底是表示肯定还是感谢，抑或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尴尬。

长年以来，我确实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所谓习惯，就是习以为常，无需“坚持”的长久活动，因为“坚持”是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看书，挺随意，喜欢某个作家，偏好某个题材，欣赏某个出版社，甚而有时仅仅是因为发现别人津津有味地在看某书，一时起了好奇之心，也会买来翻阅。由于我的阅读比较“漫无目的”，所以虽说读了些好书，但“踩坑”的概率也不低。然而书读得略多，还真不是我“阅读速度快”的缘故。

可既然别人提起了，我也就思量起来。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

时间利用上——我可能比一般读者更乐于也更善于将时间花在阅读上。比如外出在动车或高铁上，会拿出随身带着的小开本纸质书或电子书阅读。比如室外比较聒噪，可我也能心无旁骛地沉浸于书籍中。总之，兴趣浓了，但凡有点闲暇，便能条件反射般想到：“欸，这会儿我正好可以看几页书啊！”

也曾有人问我：“阅读小说，是不是特别需要一定的速度？如若放慢速度，作品原本感动读者带来的阅读快感是不是就减弱了？”我的回答并不如对方揣度的那样简单。首先，阅读是一件非常个人的带有极强主观性的思想文化活动。你的阅读快感跟别人的阅读快感势必存在差异，所以不可一概而论。其次，就我自己的经验，阅读的愉悦感需得自然而然地产生，不能通过一翻开书，就“目标明确”地去寻找“哪一部分好看”来获取。另外，对于小说这种体裁而言，保持一定的阅读速度确

有必要。

我认识一个工作较忙的阅读爱好者，她不止一次地吐槽：“我难得有空闲开始读书，可读了半个章节后，就被叫去处理各种文件。等一个项目做得差不多了，忽然想起，大半个月前读的那本小说好像只看了个开头。于是回头再去看，但前面的内容已忘到爪哇国。只能从开头看，然而没看多少，又得去赶工作。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搞得我看本书简直像在进行‘反刍’，且两个多月过去了，我还在‘反刍’前三章，简直离谱。”我心觉好笑，但也给出了建议：“你不能读得太慢，因为有些小说在情节上往往是禁不起中断的。如果你只能断断续续地读，不妨看看莫泊桑、契诃夫、埃梅这些短篇圣手的作品。”

一些读者可能也有同样的感受，不管多么精彩的长篇，读得太慢，便会渐渐感到无趣和乏味。这并不是小说本身的问题。记得美国小说家威廉·加斯就曾对阅读速度打过一个比方，他说“速读”就好像是